



# 尋訪一隻流連在興達港的「玄燕鷗」 (上)

● 呂昇陽\*



最近(2023年7、8月)高雄「前鎮漁港」(台灣最大的遠洋漁港)的整建工程一案，因高雄市政府在韓國瑜的時代只申請了三千萬，但中央政府最後卻大方的補助了81億元，因此飽受台北在野黨的批評，認為獨厚綠色執政的縣市。公共工程的是是非非不

\* 呂昇陽，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副教授



是我所能判斷，但是漁業署臉書在 7 月 30 日的說帖中的一段文字卻讓我覺得感動，因為在這筆龐大的經費中有 4.95 億是用來興建提供「外籍船員」住宿、洗澡、禱告和休閒的「多功能船員服務中心」。我想，只待大樓落成啟用，屆時前鎮漁港的外籍漁工必定對台灣政府的仁政「感恩戴德」，因為二十多年來為台灣漁業撐起半邊天的外籍漁工，當他們返航入港，不管春夏秋冬恆常都只能窩在狹窄的船艙睡覺，並在凌亂的甲板、露天的港邊或是骯髒的公廁穿著一條內褲洗冷水澡。

以這幾年通膨的情形來看，投入八十一億台幣來全面 update 一個台灣最大的遠洋漁港，其實相較之下，這經費並不算太高。民國七、八十年代，是台灣遠洋漁業最興盛的時候，眼看前鎮漁港的容量已經飽和，而政府又看好台灣的遠洋漁業會持續的向上發展，所以就投入了八十億元在前鎮漁港北方三十公里的興達港(近海漁港)旁擴建了另一個格局深遠的遠洋漁港。可是令人無語問蒼天的是當民國八十六年漁港落成時，卻碰到了海洋漁業枯竭，「國際漁業組織對各洋區漁船作業艘數、以及捕獲量限制等管理日趨嚴格」，而各國也紛紛劃定 200 浬經濟海域限制別的國家的漁船進入，於是台灣的遠洋漁業受到重創，導致興達遠洋漁港啟用至今從來沒有停泊過一艘遠洋漁船，成了世紀經典的蚊子港。不過興達遠洋漁港也並非一無是處，當年為了建港所深挖、疏濬的底泥，都運送到北方不遠的廢曬鹽田上堆棄，同時在四圍加築土堤以防大雨時泥流散溢；沒想到幾年過去之後，這個圍場自成一天地，隆坵長草，溼地成池(看天池，水源主要來自夏天的暴雨)，秋天一來竟吸引了千百隻甚至上萬隻的候鳥來此度冬，造就了今天這樣一個半人工的「茄苳濕地」。一切自有天意，我喜歡這場三十年前虛擲八十億台幣所造成的美麗錯誤。

2023 年 8 月 6 日，我特意來到「興達港」(近海漁港)尋訪一隻稀有的夏候鳥—「(白頂)玄燕鷗」，牠長得有點其貌不揚，但是當我們翻閱中華民國的生態保育史冊，玄燕鷗卻是開卷之作的明星物種。

這天，我先是到興達港的西岸碼頭張望，可是並沒有發現玄燕鷗的蹤影，於是便轉往東岸碼頭找去。這港口東岸的風光迥異於西岸，西岸因有個人氣很高的觀光漁市所以顯得人馬雜沓，東岸的港邊則沒有任何的遊客，只見櫛比的漁船靜靜地泊靠著，自成一個與台灣社會隔絕的世界。這些近海作業的漁船噸數都不大，甲板上堆了許多





的漁具也晾著一些漁網與漁工的衣服，因此顯得有些擁擠、凌亂。午後寂寂，幾個不想窩在燠熱的船艙睡覺的漁工，或三兩個在港邊的鐵皮屋下聊著家鄉話，或一個人坐在角落的榕樹下張著「困乏而空泛的眼睛（鄭愁予：〈老水手〉）」望著船舶發呆，空氣中恆常是港邊特有的魚腥味。

我沿著港邊徐行，張望著何處有玄燕鷗的蹤跡，玄燕鷗一時不可見，但身邊一艘艘寫有幸福滿載之意的名稱的漁船卻叫我覺得趣味盎然，海上風雲詭譎，船家總會有個討吉利的盼望。走著走著，我終於透過不遠處幾位鳥友張望的方向而看到了那隻玄燕鷗，牠就停在碼頭邊的一艘漁船上，走近時發現原來是艘「底拖網」的船，精確的說是「衍桿式蝦拖網」，如果我們透過海底攝影或是 3D 動畫，就可看到一個有趣卻粗魯的捕魚畫面：一根長長的橫桿如車子的傳動軸，而軸的中間與兩端各有「滾輪」如車輪，它們就隨著海面上漁船的前進而像越野車般地跑在海底的沙灘之上，後面拖起長長的開口漁網把所有逃生不及的魚，尤其是蝦蟹，一網打盡，並輾壓了所過之處海底的水草、珊瑚與生態。

這隻玄燕鷗似乎對這個被架在甲板上的橫桿的「滾輪」特別感興趣，也許是大小適中吧，牠那雙有著掌蹼的腳腳可以非常舒適地站在上面，所以這段牠停留在興達港的日子（2023/08/04 至 08/14），大半的時間都可看到牠停棲在這類的滾輪上。而這也給了我有可以好好端詳牠的機會，牠的體色除了額頭是銀白色之外，全身大抵是黑褐色，而這樣的羽色，不禁讓我想起東漢·許慎《說文解字》對「玄」字的註解：「黑而有赤色者為玄」。當初不知是誰為「玄燕鷗」取了這個中文名字，此人不僅懂得察顏觀色而且用字精準，令人激賞。（待續）

